



墨子卷之十三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兼理糧

靈巖山館原本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

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

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

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為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

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

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

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

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

齊大王曰。

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

可謂利乎。大

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

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言持刀之人

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教

百姓

舊作教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教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

君曰。今使魯謂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

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

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

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

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

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

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

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

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不

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謂

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豕。則謂之

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

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

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

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

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

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

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頓字俗寫令之仰

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

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為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洪。沈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

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

傲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

此今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

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

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為所賞與。舊作興。以意改為是也。約者之恭。鈞字俗寫。从魚。菽文。類聚引作鈞。案玉篇。

有鈞字云。丁叫切。亦作鈞。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為。非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

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餌鼠以蟲。餌。舊作蚬。非。据。菽文類聚。聚作魚。菽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

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

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警則愠也。售字正。作警。豈不費哉。魯之

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

義耳。義耳。馬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削。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

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白。然後當一

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籍。籍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

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白。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

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

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

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說當脫。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

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

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程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

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

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交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

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

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我子墨子於

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亡入已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

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

苟能使我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

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自比於羣臣。不一本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

糶也。糶舊作糶下同以意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

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

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

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為義。翟子墨子。

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

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酒。說文云。意說也。則語之非

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

從事焉。子墨子曰。出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

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祖。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

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

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

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指肺。四字有誤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

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

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

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

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

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

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驚古字，只作奴一本。作奴說文無驚字。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

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馬在矣，來。盧云：似謂馬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閔曰：昔

白公之禍，執王子閔斧鉞鉤要。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

王則死。王子閔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

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說文云：遂，亡也。反是蒙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為蒙字而忘其本蒙，从意也。王子閔豈

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

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王。故曰：難則

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

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

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斲也。說文云：斲，當磨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

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

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

一本自魯南游楚馬。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為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為鈎強之備。退

者鈎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鈎拒量其鈎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

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

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

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

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

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於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

木以為雛。太平御覽引作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公輸子自以為

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為車轄。太平御覽須臾

劉三寸之木。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

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

而敗。惠子問之曰。墨子太巧。巧為輓。拙為輓。與此異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

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

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

為楚造雲梯之械成

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

將以攻宋

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

呂氏春秋云

行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

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

一本作千金是

公輸

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

太平御覽引作階

將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

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

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

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

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

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

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已上十一字舊脫据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輦即與異文耳

鄰有短褐而欲

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

太平御覽作耳

子墨子

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太平御覽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太平御覽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江漢之魚鼈鼃鼃為天下富。宋所為

無雉兔狐狸者也。太平御覽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柎豫章。說文

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蓋三隻之

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王曰善哉。

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

於此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裸為械。北堂書抄作裸業作裸者

是也。禮者為裸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裸五篇云裸徒類切禪衣也。裸同。又業

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之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

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攻之械墨子設守

乃備兵戰不攻。公輸盤誑。太平御覽引作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

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吾不言。文選注引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

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攻之械墨子設守

已持臣守圍之器。史記集解引國作國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
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閣中。庇守閣
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

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三終

墨子

卷十三

六

掃葉山房石印

墨子卷之十四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靈巖山館原本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為備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

殷中也言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

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以所攻者臨一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

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輶陷敵車也高誘注淮南子

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環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梯四案即堙堙五一本作湮

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輶字正字衝假音梯四案即堙堙五一本作湮

古謂之土山今謂豐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

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闔也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水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

城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境之柱折檣部城推水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

十同蟻孫子云將不勝心念而蟻附輶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

飛樓周遷與服禠事曰積溫今之輶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權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輶

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

埽葉山房石印

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

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

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

兩相如。門扇。舊作問扁。同。促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法云城門扇及樓。以泥塗

厚備。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長以力。詳字未。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

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舊作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救之疑。脫。各為二幕。二

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說文云。塗之

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麻一

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一。盆。門扇薄植。說文云。樽壁柱植。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一。濠。七。七。長二尺。說文云。見疑。聞

也。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名一垂水。垂。鑿字省。文說

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言扁固之環。與扁音相近。以錮。此疑

錄也。此與鑿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鑿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關二尺。梳關一。覓。管

假音春秋左氏。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及視關人。桓淺深。也。桓表。門者皆無得

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城上二步一渠。高諺注。淮南子云。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

丈辟長六尺。二步一答。漢書注蘇林曰云渠答鐵蒺藜也廣九尺。表。漢書注改前十二尺云晏子曰

域上二步一渠立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為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槌。舊作槌以意改說文云槌一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

初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答之法二步一

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文二尺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

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獲榆可益。求齊鐵夫。播以射衛。疑衛字文未詳及櫛。櫛已上木弩之法

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漢後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摺改毋百。盧云疑云母

或尚有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善方。疑錮二步積

筮。舊一本作至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疑錮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

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貧。喪藏也丌端堅約。七。十步積博。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

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窰。窰。舊脫一窰字据太平御覽增有鐵鐸。驚字假音說文云驚大釜也一曰

言云窰自關而東或謂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為湯戒以為湯。已上積石筮狗

及持沙。毋下千石。母下猶言母過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埃樓以

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蓋。丌上。五

十步一藉車。疑即巢車藉音相近藉車必為鐵纂。說文云纂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為井周垣之

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籬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

火能傷也。百步一櫳。從舊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丁上稱議

衰殺之。言稱此而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物居。姑勗疑。吐疑。姑疑。姑字

又或同。姑漢書注如淳。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以木為繫。

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本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

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術。百步為幽牘。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

大樓。大舊作立。据太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鬪俾倪。說文云。俾倪。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

垣也。一云三倉作。輒。倪又作。俾。輒。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

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櫳。樞。木樓。井。櫳。幽。牘。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狸三

尺。狸。狸。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

夫兩。舊作。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狸。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馬。夫

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行。一。十步一廁。

與下同園。說文云。園。廁也。之廁者。之。往。也。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籍車。當隊者不用。

說文云。園。廁也。之廁者。之。往。也。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籍車。當隊者不用。

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札詳未扒勇勇必重土

舊作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舊作慕加藉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

皆母得有室若他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疑周百步一積藉母下

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八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屬一吏

士一帛尉帛同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令

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二舍共一

井爨灰康粃說文云糠穀皮也康或省杯斝字假音通與守拒馬矢御覽引云備城

皆收藏灰糖馬夫通典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澹疑渠答假音字澹與澹同淮南

云擲之以昧敵目也渠漸也一曰甲名國語奉文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挺長斧長推長茲疑鍊字通

渠之甲是瞻憶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臯連挺長斧長推長茲疑鍊字通

有長斧長距飛衝縣上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穴舊作內三尺而為一新臯二

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為瓦石重二升以上疑行一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五十步

一積窰置鐵鐙馬舊作錯据上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言連

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母下五十後使卒疑薪急為壘壁以

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榭。詳使重室乎。字疑子居上候適。啟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可能狀

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刀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通人為穴。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函使完師。選

木匝而穴之為之且。當為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蓋作蓋以意改

上之。言民室中所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七尺一居屬。疑鋸五步一壘。五築有銑。說

云銑鐺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鍊柄長八尺。十步一鬪。當為長椎柄長六尺。頭長

尺。斧刀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已上并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五篇云壕胡也。疑

深以廣樓。擗盾守備。說文云玉篇無擗集韻云斯或作擗字繕利新食。足以支。舊作

意三月以上。人眾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

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

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凡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

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

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

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
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也
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
後如城上。城小人眾。徐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

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也。養母得上城，寇在城

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壘耕積之城下。耕疑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

桓吏。疑云：周桓吏。四尺為倪。牌倪也，古只作行棧內閉，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

桓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僕近。說文云：尼，從後近。若城

場家為扈樓。禮記：檀弓云：母扈，扈陸德。立竹箭天中守。天疑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

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為之柰何？子墨子

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

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

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若，以意改。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知之。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

知則主客適客攻以遂。同十萬物之衆。一本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

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十人，丁女

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十皆當凡千人。當云四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

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

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兀故人乃疑及兀植上作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

止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率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

之當為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

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此穴土也急墜城內玉篇云兀舊作內亦土直

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舊作傳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

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駱革即通典所

用薄皮裹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

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

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聽聽者伏甕聽之審

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

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

穴處助鑿迎之令陶者為月明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

覆一柱之外善周塗兀傳舊作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其實際也

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兀中康即棟字

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竇令如窻說文云窻燒瓦竇令容七八

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竇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

舊作程。索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

仍用鞴袋鼓之即其遺法所云以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

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即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

鑿下版令容矛。舊作予參分下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舊作做當之以矛救

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版而却。此卻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下竇通下煙。煙通

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絕刀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

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土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長尺乃置之窰。

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文。一視外之廣狹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穴

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新當為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

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杖為夫。同跌如足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

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糠矢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置艾下。上七

分益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下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轆。未詳下文作蓋積也一束樵

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為瑣說文無鎖縣正當寇穴口鐵鎖長三

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懸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柴葦草而燃之隊於端環一

端鈞鼠。舊作鼠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鳥。張衛西京賦云雕

以意改端鈞鼠。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傳鳥。張衛西京賦云雕

廣雅云礪磧也一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礪古字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可員

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窻皆為穴。月屋。疑穴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

車兩走。即車為蓋。蓋省塗。可上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

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轉而塞之。為窻。容。舊作客三員。艾者令可突入。舊作亦突

伏尺。一本無伏傳。舊作付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予。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舊凡矛作字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可。矛長七尺。穴

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可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而鑿可一偏。舊作偏已而

移版鑿一偏。頡臯為兩夫。而旁狸可植。而數鈎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

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可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

為之。言視敵而為疏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

一。聲竈。聲疑入壇。莖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

皆鐵什。什與踏音近說文云藉車之柱。長丈七尺。可。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

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

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

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

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闡池來闡疑當為衝或為

作水角深四尺堅幕舊作幕以意改狸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

四分而早鑿之置炭大冂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

圍以上涿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刻冂末狗走疑穴字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

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

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為新樵挈

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冂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冂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

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冂中上為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

傳新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旦疑能達字且達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

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為高以臨吾城新土俱上以為羊黔襍守作羊黔未詳其器者將

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

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口口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臨以連弩。

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厚薄。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

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

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

鹿長奴。同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鉅臂博。尺四寸。厚七寸。

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即通典。屈勝梯。可

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繫其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鹿此

字之。卷收。舊作收。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

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答即檐也。音之。緩急說文。無檐字疑古用答為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弩

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閣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胼者文。從月。面目黧黑。黎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子墨子其甚哀之。乃以舊作及。管酒塊脯。當為餽脯。饋字假音。寄于大山。味菜。當為茅蒸。味音同。茅坐之以

樵禽子。當云以。識禽子。禽子再拜而歎。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為尔。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

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丌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強。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丌慎之，恐為身薑。同僵亡強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

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土据

改吾城為之柰何。池施多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重器也，丌動移甚，難守。

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丌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舊作幕毋廣丌處。度幕處行

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完。

輝鼠。舊作鼠施荅丌外。言施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丌間以鐃劍，持衝十人，執劍

五人，皆以有力者，令緊目者視適。適同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

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

毋使生慮。故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丌面，以

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完三尺，而一蔘藜。据備城門投必遂而立，以車

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城傳同，彼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城傳

有法，小大盡本。備城傳斷之，以十尺為傳。備城傳斷此傳字當為劔之，為雜而深

理之，堅築。備城傳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高，高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

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蟻傳縣火四尺。一鈎櫂。五步

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備蟻傳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兀

廣終隊。兩載之間。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括備蟻傳。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備蟻傳

音而燃。待持燃。撤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從彼說。文云。撤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

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括備蟻傳。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

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索。伏作休。括備蟻傳。改夜半城上四面

鼓噪。說文云。譟。獲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

改意。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疑瓦字。兀內及下地。地

深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之內。潛通引洩。漏即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視外水深

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為十臨。言方舟以為臨。高之具。臨三十人。擅弩計四。有弓

以意改。必善。善同。繕言動也。以船為輶。二十船為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兀二

十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斂甲鞮。說文云。鞮。鞮字。假音說。革履也。十人。擅苗。同。茅。猶苗。山即茅山。先養

材士為異舍食刀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輜決外隄城上為射儀說文云儀餘也言矢翰舊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連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
从手非今改 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弓弩鉞鏑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衝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
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為字一引無 一突門突門各為竈竈竈入門四五尺為刀門上瓦屋毋令

水潦能入門中更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

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 入門中四五尺置竈後漢書注引作室非 竈門旁為橐舊作橐下同据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干城

拒衛不若堙穴 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 寇即入下輔後漢書注引作輪 而塞之鼓

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

盧云此上是問下是答此處有闕文 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橐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樸也陸德明

徒頂反 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兕刀兩末兕同 穴隊若衝隊必

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据下文改 穿刀穴令刀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

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漏。令

斤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戲字云。開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為

假音也。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斤外。令毋可燒。拔

也。大城丈五為閨門。說文云。閨。持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

門。鑿斤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梁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

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為外鑿。斤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敵同令耳。屬城為

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

皆廣矣。治椐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弩簡格。簡同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

兩杖合而為之。輶輶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

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為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

為寧。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

以城高下為度。置火斤木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推一斧。一艾。皆積。參石。疾黎。渠長

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斤狸者三尺。樹渠。毋堞。同堞三丈。藉莫。同長八尺。廣七

尺。斤木也。廣五尺。中藉。直為之橋索。斤端適攻。同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

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鷲竈。唐宋字書無鷲字備傳火者必以

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說文云裕衣物新布

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銃。舊從穴傳寫誤也說文

切水甌。玉篇云甌同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蠶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

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藥省文說文云沙礫鐵皆為坏斗。令

陶者為薄甌。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刻

刀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今可以各自閉也。救閨池者。閨同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

馮埴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弩半為狗屎

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

毋追。言已不謹其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

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城置板丁

上冊。詳末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樵。詳末若松為穴。戶穴有兩蔕。藜皆長極丁。戶為

環壘石外塹。即厚字說文云厚古文高七尺。加堞丁上。勿為陞與石以懸陞。上下出

入。具鑪橐橐。舊俱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鼓之。百十。橋桔每丁熏四十什。然炭杜之。

然即燃 正文 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

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

有佩。佩俱鼠字 為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下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

也。五十人攻內。為傅士之口。受六參約。梟繩以牛。下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

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下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下穴深。到界難

近。穴為鐵鉢。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即就 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鉤長四尺

者。財自足穴纜與穴 徹以鉤。客穴者。為短矛。短戟。短弩。彘矢。財自足穴。徹以鬪。以金

劍為難。長五尺。為鑿說文云鑿斤釜穿也。紫經典 木屎說文云屎。雙木柄也。玉篇。丑利切。 屎有慮枚

以左。客穴戒持嬰。容舊作客 三十斤以上。狸舊作狸 穴中文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

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橐疑茭 皮及法未詳 衛穴二。蓋陳霍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

四為斤斧。鋸鑿鑿說文云鑿。大錐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鑿。 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

四尺。為橫穴。八櫓。益具橐梟。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未詳 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

鑿穴鑿即鼓 以益盛醢。置穴中文。盆母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油玉篇云。油。大水也。未詳。

籥。籥獨順。得往來行。下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傅士之口。受六參約。梟繩以牛。下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下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下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鉢。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鉤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為短矛。短戟。短弩。彘矢。財自足穴。徹以鬪。以金劍為難。長五尺。為鑿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嬰。容三十斤以上。狸穴中文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全牛。交橐皮及法衛穴二。蓋陳霍四為斤斧。鋸鑿鑿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益具橐梟。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醢。置穴中文。盆母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油

目。此文多壞體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傳第六十三

蛾同螻說文云螻蚍蟬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為淞程城程為韻法字未詳斬城為

基掘下為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室疾為韻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

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

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疑脾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

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牙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

鐵環說文無鎖字此環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數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

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壘當為壘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

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為鐵鑣据上文當為鑣玉篇云鑣俗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

燒荅以覆之連筭義木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蝕未詳廣

雅有補字云大也疑此即矜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梓一曰傳

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

塞壞城下足為下說鏡找長五尺找未詳大圍半以上圍疑皆剗其末為五行行間

廣三尺。狸三尺。大耳樹之為連。受長五尺。大十尺。挺舊俱从手長二尺。大六寸。索長

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詳其一後。荅廣丈二尺。

丈六尺。垂前衝。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

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婦也荅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

尺。一枚一節。壞斫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盧薄柱上榭也

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鈞。說文云米兩刀雷也。或从

而斫之。經一鈞。木樓羅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

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荅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其二

十晶。字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牖即樓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

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薄疑即薄字去城十尺。薄

厚十尺。伐操當為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

十步一殺有墟。方言云墟火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殺

有兩門。門據備梯增廣五步。備梯薄門板梯。狸之勿。舊脫此字築令易拔。城上希

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人

以意改

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舊作以

改意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音之舊作輸

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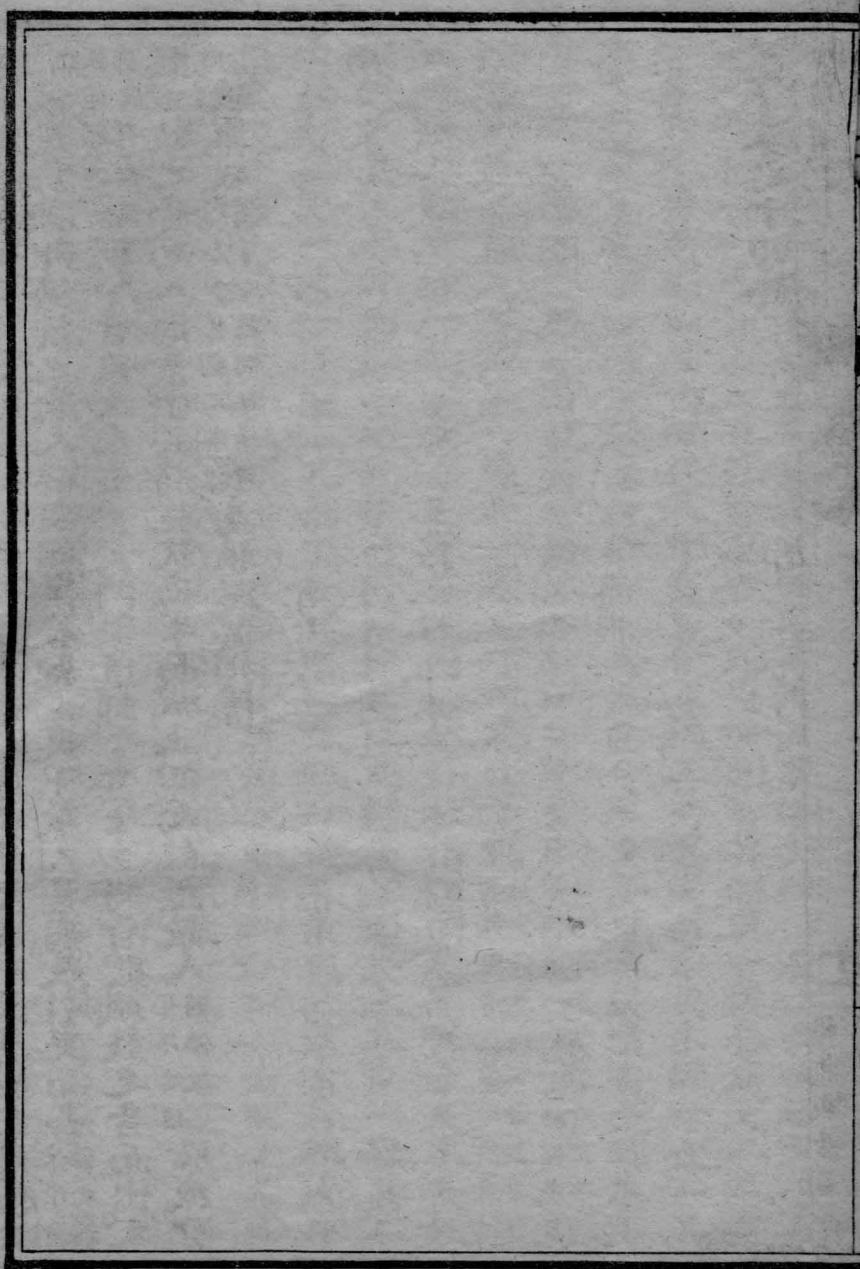
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人舊作之備梯改括必或。與

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衣為服。以號相得。括備梯增

墨子卷之十四終

墨子

卷十四



墨子卷之十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督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品頂帶畢沅注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
 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
 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
 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
 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
 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
帝兵法說
同見北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
堂善鈔有來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
風雲氣候禱占也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同知巫卜望之氣請而已
言望氣之請唯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
告守獨知之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凡守城之
次第字只作弟

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

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

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

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為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

其牆。無以為客。菌三十里之內。新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糞。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糞。歛

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新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

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諺。諺字異文。所以闔客之氣也。闔通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

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

道不脩義。詳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厦。當為厲。以

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

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

五兵咸備。乃下出。揆。當為侯。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

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甌。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釋名云。熊虎為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眾期其下也。幟。當為織。詩。織文鳥章。

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云志云又尺志
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新樵為黃旗石為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水為黑旗

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猶云為雲旗虎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

童旗女子為梯采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荏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為羽旗車為龍旗舊作

北堂書抄改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

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新有積管茅有積藿葦有積木有

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典通

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標極板舉蒼旗須灰炭稗鐵舉赤旗須

橋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

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驚旗須皮繩麻縹縹鏐斧鑿重質有居言居其五兵各有旗節

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

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有舊說者据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

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

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

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

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

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眉。據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於左

肩。中軍置之背。此俗字當為句或背。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

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不應。鼓主者斬。言罪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

二。其井置鐵。雍於道之外。說文云。雍。弓曲也。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為民園。垣高十二

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

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

令。召賜食前茅。舊作予。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

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卒中。赦解前後左右。卒勞者

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其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

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

功一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

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音假少食。

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為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

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

護諸門。辨即今辨字正文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稽留心其旁。心當為必或行一稽字

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為十必郭近之。當為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

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眾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

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言并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

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為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

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

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

門將并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

人守之。使重字子。言重家之子子謂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

以行衝術。衝當為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

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

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將告大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

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

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為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

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當為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

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截也。從車。缶。

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

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

諸竈必為屏。舊必作火屏。作井。火突高。火突。火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

云。竈。突。魯仲連子竈。而五突也。未詳。突。突。誰是。祭。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

突。因音相近。令人猶呼火窗為煙。因疑突。義為強。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

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端。以害。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

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據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

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譴賢。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

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舊作歷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說文云駁

獸如馬駁，馬色不純，據此義當為駁。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

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更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

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

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

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

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更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

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

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

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臂也。在廷東。从棘，治

林瓊曰：古者名夏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

名夏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離署，戟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鋪食。

此鋪食字義當作鋪說
文云日鋪加申時食也

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

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

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後及縛者皆斷必

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佑

非此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

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為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

守乃入舍為入下者常司上之司即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口口隨客卒守主人

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

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

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冕昏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

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

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

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失號斷句為守

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

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
 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
 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以脫歸字
 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
 若隴石數畧。長短小大。當舉不舉。更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
 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
 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
 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
 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
 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
 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為請縣各
 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
 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眾強凌弱。少及疆
 奸人婦女。玉篇云奸同姦俗以謹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

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閤。令厲繕夫為荅。若他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閤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皆斷作心以意改。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閤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瘳也。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為廢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行邑中豪傑。力鬪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保。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十家之邑。城禁使卒。

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懸不城上下

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譴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離署而毀以感其眾

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隔以意改守必自謀

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

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

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為眾亂以為治敵攻

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

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鳥城上說文云鼎

到昔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鼎字今多用鼎者說文云鼎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

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

表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如太守此言太衍字沅案此書亦云太字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為二字非言行

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

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孤以意改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

妻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銷人曰新

王法有敢釀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為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自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

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

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

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

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

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

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

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堯閉必

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

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

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縱有不善而

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

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有能捕告

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

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償。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

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

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

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

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

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

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筵。略

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

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

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

守。珮授之印。佩字俗寫从王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

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

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

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峰上燧相望。說文云燧

燧表侯也邊有警則舉火燧塞上亭守燧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燧畫則如覆米奠縣者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燧然之也此二字省文

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米粟

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壓建侯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

括上文暮為微職即微織微當為微說文云微職也以絳帛著於背以巾微省聲春當為莫

上絳幟如燕尾亦即微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為之秋傳曰揚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絳綜注云揮為肩

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

命其少多無知可也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即

摩字異文摩即摩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五篇云摩呼為切迹坐擊期以備戰禱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

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舉三垂入疑脫一字舉四垂狎城

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并盡室之無可得

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本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

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各當為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內既燒之無令客得

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謂貫務色謾

击淫器不靜當路尼眾尼舍事言舍其事後就路言踰時不寧其罪射謹駭眾駭眾駭駭字

異文周

禮云鼓皆賦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
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為駭則駭本戒之俗加也

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樂驕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
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
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眾失
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
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
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
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
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
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
兩旁高丈為埤隄院當為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徐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
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鼙鼙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
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言似

罰之
守廁

穰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圻。積土為高。以臨民。脫句

字蒙檣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為韻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圻守邪。羊圻者

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圻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脫句

一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休後為韻望以固。句脫屬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

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為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據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為韻

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同衝雲梯臨之法。必應

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湯水。以

濟之。選屬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慮。患。癩。高

憤。說文云志恨也。愚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為慮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慮。顧。故。慮。倍。衝。臨

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埋。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

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葉即。渠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谷大數里。二百五十

八渠。谷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者。為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

織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古只為。阡陌郭門若閭。術可要塞。

及為微職。同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

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

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奔速。民獻粟米布帛金

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費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為韻鈞其分職。

天下事得。職得為韻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為韻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為韻築郵亭者圓

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辟即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

為縣梁。龍臺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

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奔還去

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號令篇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諺字舉三烽監郭會。藍蘭

聲相近言前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

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

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

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

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更行旁視。有以知為

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

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

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殺死之時日

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

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

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

字殿音讀若高誘注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

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言為之紐令

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

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

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

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通者名池。水

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為竹箭。蓋作箭今

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盧

廬廣十尺。表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

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言操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閤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

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

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疏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

為常令。邊縣豫種畜莞芸烏喙。祿葉外宅溝井可實塞。真同。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

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

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說文云鴈賦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

豎子為殺鴈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束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皆即鵝也令江東人呼鵝猶曰雁鵝收其皮革筋角脂。前舊

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前即即考工剡字本鬻字之論也羽彘皆剝之。吏禫桐。自未詳為鐵錐。厚簡為衡。枉事急卒。

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口為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

過一校。說文云撥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紫唐隆關禪師碑又作機此作筏皆撥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

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

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

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拾城矣。以輶車。漢書注服虔云輶音瑛立乘小車也輪軸。比穀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輶車也曹憲音括。又音姑廣十尺。轅長丈為三輻。廣六尺為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眾。二不守也。人眾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鮒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

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

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

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

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

深害生事故也。

見孔叢語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

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

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

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

見裴駟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締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

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務

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

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

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締紵。亂君之

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

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

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締紵之

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

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

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

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鼈。龜魚。民衣馬食焉。死馬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

為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申徒狄曰謂周公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於螾蜃。少豪大豪

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

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螾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築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

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剗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

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又神明

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

翡翠璆璫。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

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為器。剡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目

卷之一

親士第一

所染第三

七患第五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修身第二

法儀第四

辭過第六

尚賢中第九

尚同中第十二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下節二十二

節葬中第二十四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攻中第十八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下第二十五

天志中第二十七

明鬼中第三十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說上第四十二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者
楚本分性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卷之十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下第四十二

小取第四十五

公孟第四十八

魯問第四十九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第五十四

備梯第五十六

備水第五十八

第六十

備穴第六十二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六

迎敵祠第六十八

號令第七十

公輸第五十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五

第五十七

第五十九

備突第六十一

備蛾傳第六十三

第六十五

第六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禡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為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圖書目云自親士至襟守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篇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謬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為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

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
不深核耳